

她沒有撐過去。

我抱著冰冷的屍體，緩緩向後巷走去。昨天受到的刀傷還沒復原，可是現在卻感覺不到任何疼痛。

「如果可以更早發現…」這個念頭在我腦海中一閃而過，可是隨即就被拋諸腦後。
我不是早就知道這個世界是沒有「如果」這回事的嗎？在我稱自己為K的那天，我早就知道了。
只是，不知不覺中，好像稍微回到那個父母和妹妹還在的那個時光。

可是，那都過去了。

我站在那條變得佈滿白花的後巷口。
幾天前，一樣是相同的地方，相同的人，卻又都不一樣了。

「我不會死…方墨說…我不會死的…」
這也許只是安慰的話而已。
那時候，你跟方墨，是不是已經預見到現在這個情景了呢？

我輕輕的把你放下，放在跟那天阿祥一樣的位置上。

「我突然想，一直留在這裡。」
「如果以後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你都不會趕我就對不對？」

對，我不會。

「那你願意讓我一直…待在你身邊嗎？」「好。」
可是，你卻自己一個人匆忙地離開了。

我拿起事先放在一旁的汽油桶，
做著那天顧輕舟在做的事情。

那天，你跟過來說說話時，我覺得安靜的看著阿祥離開，就是最好的。

「呸！」

看著不斷燃燒著的火焰，現在腦袋中不禁想起那首歌，那首在昨晚不斷在腦袋中迴響著的歌曲。

在據點中，一如既往的，瀰漫著一股與末世格格不入的歡樂氣氛。
只有方墨跟魯莽表情疑重的，站在一起在說悄悄話。

方墨辛苦了，這不容易開口吧，特別是要隱瞞真相。只是，為了保護大家，包括西洛，這麼的謊言，是必須的。

「雨晨…最後跟我說的一句話，是保護西洛，就這樣了。」

既然這是你的最後一句話，那，我就有責任實踐你的最後的願望。

西洛站在屋頂上，跟大志，林語薇圍成一圈，不時傳來他們聊天嬉笑的聲音。

「我…我不能說…」

你不說的原因，是不是就是想要守護著這個畫面呢？

這樣，我是不是算作好好保護好了呢？也許，我保護了西洛。

可是，我卻沒有好好保護好據點裏面的所有人。

「李延，幫我安排一輛車，」我打斷了李延跟柯嘉仁的對話，

「等一下我要去探勘新據點，自己一個。」

隨即我打開無線電：

「這裡是K，等一下我會自己去探勘新據點，大家請在樓下集合，方墨有事會跟大家宣布。」

希望這樣，就可以保護好大家。

太陽開始下山，我也不自覺地想到西南邊的海旁。

上次跟你來到這附近，可惜天氣不好，本來約定過，要跟你一起再來這邊的。

今天天氣很好，如你所說的，這邊風景真的很美，夕陽也很美，除了一件事情，其他都很美好。

本來，有機會的話，想聽聽你的歌聲。可惜，我不可能會聽到了。

可是，也許我的歌聲，你那邊可以聽得到吧？

我脫下那件平時一直在穿的西裝外套，把他放在車上。

「妹妹，我只能用這種方式記得你，」我看著右手說。

「那麼，這樣，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記住他吧。」

我看著左手，剛剛紋好的紋身說。

那是一個滿頭紅髮，美麗的女生。

以前，我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寂寞，

但現在，我好像開始了解了。

剛剛，我好像發了一場夢，一場很長很長的夢，一場很悲傷很悲傷的夢。
夢到了什麼，我已經記不清了，只是感覺臉頰濕濕的。
也許夢中遺留下的痕跡，只有兩行淚痕罷了。

嗯？這裡是哪裡？好像不是我的房間？也不是…16號房？
總覺得…身體很痛？
對了，是西洛！

哦，那麼…我還沒死吧。看來，還沒到失約的那天呢。
我不禁微笑了起來。